

亞非諾甘諾夫著

曹 靖 華 譯



懼

恐

文化生活叢刊

XXIV

懼 恐

著夫諾甘諾菲亞

譯 華 靖 曹

刊叢活生

種四十二第

版初月四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版再月八年六卅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四十二第

編主金巴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廬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四十二路通交口漢

號四十八街堂祠都成

所 刷 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懼

恐

著夫諾甘諾非亞

譯 華 靖 曹

元 五 價 定

人物

包樂亭

教授，六十歲，生理刺激專門學校領導者。

華連錦

其女，堆塑家，二十三歲。

薄布洛夫

華連錦之夫，教授，三十八歲，專門學校試驗室主任。

查哈洛夫

六十五歲，古代東方宗教史教授。

葛爾曼

包樂亭最愛之弟子，專門學校研究生，二十八歲。

王甲梭夫

專門學校書記。

亞瑪利亞

很年老的女人。

葉琳娜

女黨員，三十歲，專門學校學術工作人員。

蔡好爲

黨員，三十三歲，研究生，葉琳娜的丈夫。

娜達霞

小姑娘，十歲，蔡好爲前妻之女。

克拉拉

女黨員，六十歲，在工廠工作，監查委員會委員。

胡塞垠

哥薩克人，黨員，提擢研究生。

聶夫斯基

黨員，專門學校校長。

主席團的一位不發言的人。

女檢查員。

第一幕

第一場

包樂亭教授家裏的客堂。放着在研究室裏放不下的書櫃。台座上放着用濕被單蓋着的很大的粘土模型。這是包教授女兒華連錦的堆塑的作品。

葛爾曼（唱着奏着琴和着自己，低聲的唱着歌詞。只有羅曼斯的最後一節歌詞提到極高的聲音。）

韶華逝去了，狂暴的熱情

吹散了青春的幻夢——

我忘却了你的嬌音，

你的仙容。

心靈在陶醉裏跳動，

爲牠甦生了

神聖，靈感，

生命，眼淚，癡情……

〔華連錦，薄布洛夫和包樂亭聽着。〕

包樂亭 真是好！唱着多麼好的情歌阿，不是麼？沒有法子，——永久的無疑義的刺激，從

有人類之初的第一天早晨到人類最末的那一天晚上——只有愛情，飢餓，憤怒，恐

懼……呵，你這次出差怎麼樣，薄布洛夫……

薄布洛夫 很不錯，很好……好極了……

包樂亭 是的，好極了，可是爲什麼呢？因爲是從無疑義的刺激論來的。一切人的行爲都

是在四條鯨魚上站着的人愛着，怕着，氣着和餓着。其餘的一切都是由這裏出發的，

——是的。藝術家也只應該談這個。華連錦把我的刺激論應用到堆塑術上去，她也作出了極好的作品。如果展覽會上她得不到第一名獎的話，把我的鬍子拔了。評判委員會現在一來你就看見了。她比他們一切人都有天才的（做着手勢）——我的華連錦。

葛爾曼 你要得獎賞呢，華連錦。

華連錦 我的丈夫是另一種意見。他不愛。

薄布洛夫 我不過不能分別牠的好壞。

華連錦 如果你要是評判員怎麼辦呢？

薄布洛夫 我一定獎勵我的女人。

葛爾曼 薄布洛夫對人對物失了自己的意見了……他到外省去出差受這樣大的影響。

華連錦 小微的思想他都怕把自己的有稜有角的個性損傷了。可是事實上……你不

過是一個不死不活，無聲無臭的人，薄布洛夫，你同小鬼一齊糊塗下去了……

包樂亭 華連錦！

薄布洛夫 或許的確是這樣的……

包樂亭 你瞧，一個月沒有同丈夫見面，在頭一天晚上就……唉！沒有涵養，沒有涵養

……是的……跟人家學一學吧。（指着葛爾曼）開着會，決定着前途，可是他在唱着羅曼斯，開着玩笑……葛爾曼，真不錯，你的全族都好像橡樹一般——教授，博士，參議院議員……

葛爾曼 就是這——參議院議員……博士和議員的兒子才不能作助教呢。將來得助教的是鐵鏟匠的女兒葉琳娜……她要出洋呢。

華連錦 葛爾曼，涵養的模範！

葛爾曼 黨支部堅決的把我的候補撤消了。

包樂亭 問題到上級機關提呢。我自己有權來選擇助手的。此刻在上級機關正在開會

的。我們派的王甲梭夫在那兒出席的。你放心吧，葛爾曼，你是很有天才的，很配做接代人的。並且，王甲梭夫給葉佛連打過電話而且同亞力山大談過話。都答應援助的，不是嗎？

葛爾曼 他們答應……

包樂亭 嗤……機密，密謀……

葛爾曼 呵，那我就相信吧。

華連錦 你是幸福的，葛爾曼，你一切都成功的。

〔鈴聲。〕

展覽委員會吧？

葛爾曼 可是突然的是查哈洛夫呢。

〔緊張的等待着。查哈洛夫入。〕

包樂亭 查哈洛夫！稀客。欣幸得很，欣幸得很，坐吧，我們這裏有新聞……葛爾曼要作我

的助教了，到德國去的，可是華連錦的堆塑要擺到紅場上，明寧和波讓斯基的地位。一切都順當極了……是的，我有女研究生——葉琳娜是女黨員。就是提議組織研究人類行為研究所的那位。說研究小兔的行為夠了，應當來研究人的行為了。阿現在的青年正愚昧着呢……你對這有什麼話說呢？

薄布洛夫 人的行為是政治家作的事，可是我同你是生理學家。

葛爾曼 生理學要排斥政治呢。人的命運不當在執委和黨支部解決，而應當在生理刺激專門學校解決呢……

薄布洛夫 這話葉琳娜沒有說。

葛爾曼 說這話的是我……

薄布洛夫 我在出差這一月見到的真不少……我同政治也認識了……管理人的方

法比管理兔子的方法更其多而且複雜了。

包樂亭 是的，管理人們不是這樣簡單的。

華連錦 這真是有趣極了……對人同對小兔一樣的。到丈夫耳朵後邊搔一搔——他就溫善起來了。

〔鈴聲。〕

來找我們的……（傾聽着。）

〔王甲梭夫入。〕

華連錦 王甲梭夫！

葛爾曼 （跳起來。）呵，勝利了嗎？

華連錦 可以慶祝嗎？

王甲梭夫 （少停了以後。）坍台了。

包樂亭 說笑話的吧，王甲梭夫，你說笑話的。

王甲梭夫 我不說笑話的，包樂亭，坍台了。

包樂亭 可是葉佛連怎樣呢？亞力山大怎樣呢？

王甲梭夫 都怯了。

薄布洛夫 通過葉琳娜做研究生嗎？

王甲梭夫 葉琳娜。

華連錦 可是誰上伯林去呢？

王甲梭夫 也是她，春天去的。但是我坐下吧。（坐下。）

包樂亭 （吵着）我不許！

〔王甲梭夫跳起來。〕

沒出息的，遊手好閒的東西！

華連錦 爸爸！

包樂亭 我要辭職的，懶鬼！（跑着）給我紙來，我一切都寫出來的，我到倫敦去的，早已

都請我的，我不同葉琳娜在一塊工作，她的頭腦裏是木頭（敲着棹子）塞子，棉花，

鋸末……是的！

華連錦 靜一點吧，爸爸，靜一點吧。你的心要炸了呢。

包樂亭 我不在乎這。讓牠炸去吧……叫一切人都聽一聽看我們這裏是怎麼樣對待

學者的吧……提擢生……從大學的板凳上就升成副教授呢……是的，她連句讀都不會點，她連話都不知道，助手羞辱！可恥！

查哈洛夫 腐敗的環境。

包樂亭 什麼？

查哈洛夫 天地間統治着腐敗的勢力。應當等待一等待吧。克理什納教訓道：『不要爲憂樂所動，拔斷情根。』

包樂亭 你試一試吧，去拔斷吧。（快走着。）

華連錦 葛爾曼，可憐的，你很難過吧？

葛爾曼 不，我是幸福的，我一切都要成功的。走運了，燦爛了……呵哈，我是多麼幸福呵！

……不，老師，你研究小兔研究的時候太久了，該來研究提擢生的行爲了——牠也

是根據絕對刺激作用的……親愛的老師，他們都怕我們，怕而且不信。他們往科學裏爬就好像老鼠往加室的塔裏爬的一樣，千百成隊的往裏爬的。於是，當他們一爬進塔的時候，就把我們吃了。

薄布洛夫 真好呵！

〔大家都轉過身來。〕

真好，到伯林去的不是你。

包樂亭 可抓住了——老鼠！不是往那裏弄的，親愛的。不能這樣。提攪生都恭維我，瞧起我，我許可以說，都尊崇我的。誰尊崇我的——老鼠嗎？不能這樣的……我不贊成。

葛爾曼 我很難受，老師。我的出身對於甚至連我都不記得的已往來負責任。我知道巴爾巴洛斯的鬚鬚是紅的，亨利和路易治法國的。過去的什麼也不知道，而且什麼我也用不着的。我詛咒我的父親，你聽着吧——我咒詛……

包樂亭 你敢，你的父親是博士，可是你是小孩子，是無能的……